无与伦比的苦难 前所未有的胜利

金一南

大地读书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重温历史，是为了汲取奋进的智慧和力量。90年后的今天，再次回望那段苦难辉煌，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长征胜利是必然的，其中蕴含着党和人民军队铿锵前进的制胜之道。"

当年艰苦卓绝的红军将士，肯定想不到他们的足迹能在历史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

长征源于中国革命的重挫，不得已实施战略转移。最初设想去湖南西部，谁也想不到一开步就是二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跨越万水千山；谁也想不到这之后会是新中国成立。历史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被这些困境中突围求生、衣衫褴褛赤脚冲锋、攀援铁索九死一生、煮皮带吃草根的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创造出来。

做出如此壮举的这群人，近代以来被讥为"东亚病夫"，被认为畏惧战争、闭关锁国，不仅物质机械上不如人，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就连身体都不如人。而万里长征这部凤凰涅槃般的英雄史诗，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胜者豪迈，成为命运跌入谷底、被方方面面描绘为缺乏精神、缺少信仰、不愿奋斗、民族自尊与自信几乎荡然无存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救赎。

从此，中国可以记载：我们有过这样一些人，怀揣理想与信仰，不惧万水千山，不怕围追堵截，不畏雪山草地，不惜流血牺牲，只为追寻心中的光明而一往无前。长征不但改写了中华民族历史，更为全人类留下一笔彪炳千秋的精神财富。

1935年深秋，胜利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约7000人。在苍茫中国大地上，他们只是暗夜里一缕稀疏的星火。地质学家丁文江说："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就是这些不听任命运摆布、不甘被规律左右、在历史大潮中积极作为、浴血奋斗、惊天地、泣鬼神、醒万众的先辈，最终实现毛泽东同志的诺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们始于最深重的苦难，终于最耀眼的辉煌。

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兼备物质、精神双重强大的条件。战略家克劳塞维兹把精神力量的来源归结为两大要素：苦难和胜利。在苦难中积聚，用胜利来洗礼。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是苦涩萎靡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苦难，太多挫折，太多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斗争获得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不但使中华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探索到前所未识的时代宽度，而且培养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产党人，告别了长期蓄积的颓丧萎靡之气，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洗礼。

历史从来没有割断，也不可能割断。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都在为了一个目标，做着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中国的发展举世公认，面临的挑战也空前严峻，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实现我们的坚守，完成我们的担当，需要汲取的营养是多方面的。如果我们不仅能够站在前人创造的物质财富肩膀之上，也能够站在前人创造的精神财富肩膀之上，那么未来我们去完成的，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如何认识和对待这部千曲百折的历史，我们缺乏的不是思索，而是思索的力度。没有力度的思索，无法穿透历史与现实的纷繁烟云。中华民族的命运在这200年内，发生了和将要发生何等波澜壮阔的变化，这一伟大变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拼搏和牺牲奋斗的积累成果。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理论，必须跟上波澜壮阔的实践。我们拥有巨大宝贵的历史财富。真正善于认识，善于总结，善于积累，就一定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避免幼稚、浮躁与浅薄，走向沉稳、厚重与成熟。

（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苦难辉煌》作者）

时间深处的文明密码

——读《天下文明何以可能》

李挺



《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谢茂松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一本梳理中国文明、想象天下文明的书，在纵横数千年、驰骋几万里的大开大合之中，有一处细节动人心弦。

作者谢茂松老师回忆儿时老家一位老秀才，村里过年写门神对子，办好事写请帖，全都找老秀才帮忙。这勾起了我的回忆，小时候过年，邻居们都会找教书先生写春联，初一一大早就满村子相互拜年。中国文明传统，从来不是躺在故纸堆里的文字，而是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是把礼乐文明内化为百姓的烟火日常。

文明的连续性，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习惯中找到了深刻的注脚。

本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从文明传承的视角来理解"两个结合"，认识党的百年奋斗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意义。

当孔子以"虽百世，可知也"回答弟子"十世可知也？"的提问时，他着眼的并非具体的器物，而是"吾道一以贯之"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精神。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即便遭遇近代困境也能剥极而复、转危为安，顽强的连续性和生命力不能不令人发问：何以中国？何以可大可久？这本书试图找到时间深处的密码。

中国文化讲究德性政治、君子人格、圣贤精神，崇尚"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们党注重党员修养、先锋队意识，与之有着内在的传承和延续；

中国文化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不只求自己温饱无虞，更求"为天下人谋永福"，我们党赓续着这份价值追求，以"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之"无"，产生"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有"；

中国文化从修身齐家扩展到治国平天下，从"亲亲"、仁义扩展到"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国文化的宏阔愿景息息相通……

从文明史视野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既以旧邦新命重新激活古老文明，又把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推向现代世界，承历史之薪火，开文明之新局，启时间之新程。

文明从过去向未来延伸，并非"抽象的继承"，而是每个人都能触摸的感悟。在浙江杭州岳飞墓，碑廊石碑上镌刻着岳飞手书的《出师表》和《后出师表》，遥想当年岳飞也是为诸葛亮的精神所感动，才有了"还我河山"的壮志、"怒发冲冠"的悲愤；今天的学生则继续诵读着《满江红》的名句，为岳飞的精神所感动。今人感动着前人的感动，后人亦为今人而动容，这就是文明传承，五千年历史的厚重。

孔子曾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来形容时间的流动，其实，中华文明与天不老，正如流水一样永远奔涌向前。流水不腐，正因过去、现在和未来连为一体，过去永不停歇为未来赋能，未来则在历史的回声中迭代升级。

孟子有言，"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文明连续性本身就在产生自我强化的内生动力，每当重大关头，厚重的文明总能唤醒仁人志士的历史使命感，推动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形成时间坐标上"充实而有光辉"的文明意象。在文明的传承赓续中，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中华文明辉光日新。

接过法布尔的放大镜

黄大卫

《法布尔〈昆虫记〉科学图鉴》（见下图。法布尔著，陈睿主编；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沉甸甸的作品。说它沉，不仅是因为书页的厚度、纸张的质感，更因为它承载了跨越3个世纪的科学重量——从法布尔的荒石园，到今天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从一支鹅毛笔，到今天精细入微的手绘彩图。

作为一名毕生从事昆虫分类与演化的生物学研究者，我常年与数以万计的昆虫标本打交道。在我们这个学科里，法布尔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在许多人眼中，他是文学家，是"昆虫界的荷马"，写出了充满诗意的《昆虫记》。但在我们看来，法布尔是一位昆虫分类学家，书中的物种90%以上都给出了准确的拉丁名；是一位昆虫生物学家，《昆虫记》中的很多观察记录，至今仍是对相关昆虫的唯一观察；是一位设计实验的天才，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设，他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设计了无比精巧的实验，一些装置至今仍在使用。令人惊叹的是，尽管当时的设备简陋——没有高倍显微镜，没有照相机，更没有分子测序技术——法布尔仅凭一双肉眼和超凡的耐心，其观察的准确率达到惊人的程度。他对圣甲虫制作粪球时肢体动作的顺序描述、对蜘蛛网的几何学分析、对蝉的发音器官的解剖记录，即使放在今天的科研标准下，也堪称严谨。

然而，法布尔也有一些困惑未解，甚至偶尔陷入"目的论"的迷思。例如，他坚信昆虫的本能是上帝赋予的完美设计，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一种蜜蜂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表现出差异化的筑巢行为；他对某些寄生性昆虫的"智慧"赞叹不已，却未能预见到这些行为其实是自然选择塑造的适应策略，而非有意识的谋划。这些都不是法布尔的失误，而是时代的边界。

这套《法布尔〈昆虫记〉科学图鉴》做了一件极具价值的事：逐条核对了法布尔原著中的科学描述和物种学名，并通过"科学新发现"和"昆虫学家的跨时空对话"两个版块，用现代科学研究——从行为生态学到化学生态学，从神经生物学到分子系统学——去拓展、补充、回应、印证或修正法布尔当年的猜想。比如，法布尔观察记录了食粪虫直线行走的行为现象，而在"科学新发现"版块，则揭示了其直线导航背后的潜在机制；法布尔曾赞叹圣甲虫的肠胃消化能力非常强大，而今天的科学家通过电子显微镜揭示了其中奥秘。

科学之所以伟大，因为它永远在自我迭代、自我校正。法布尔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充满天才直觉的观察手记，而本书接过他的放大镜，并告诉他：您当年的困惑，我们现在有了一些答案。

此外，书中精美的手绘插图令我反复端详。在摄影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用手绘？我曾在多个场合对学生们说：因为手绘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形态，更是为了"凸显"特征。一张照片记录的是偶然的光影和姿态，而一幅优秀的科学手绘，是在昆虫学家和插画师的共同努力下，对关键分类特征进行提炼、概括和强化的结果。翻阅这些图版，我能看到创作团队在昆虫结构细节上所下的功夫，它兼具了标本级的教学价值与博物馆级的收藏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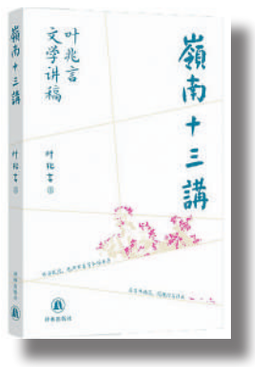
作为一名从事昆虫学研究40余年的老兵，我欣喜地看到新一代科普创作者以虔诚的匠心对待经典。希望读者在翻阅时，既能享受法布尔优美的文笔，也能感受到科学探索永无止境的魅力。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昆虫学报》原主编）



写作如果有诀窍，那就是多写

叶兆言



《岭南十三讲》，叶兆言著，译林出版社出版。

写作这件事儿，说什么都没用，就是要写，要多写。绝大多数作家，能够成为作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了怎么写，也不是因为他们阅读了什么经典，而是因为写，写，不断地写。不写和没有多写，是许多热爱文学的青年，最后没有能够成为作家的真正原因，甚至有可能是唯一的原因。

沈从文就自称，自己是从三流作家熬过来的。所谓的"熬"，就是指在写作上一步一步地进步，其中的深意，可能不仅仅是"谦虚"两个字。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只要写，只要多写，认真去写，最后写好了，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写不好才是不正常的。很多年来，我一直都把沈从文的这段话作为座右铭，特别是在写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文章不能发表的时候。

现在网络上有个流行词叫"容貌焦虑"，这与写作者对才华的焦虑，几乎是差不多的。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无论你是多么狂妄的一个人，都会不自信，都会怀疑自己没有才华，都会觉得缺乏灵感。我父亲给我文学上最大的帮助，就是告诉我，思想的火花如果不用文字固定下来，就什么都不是，不挖掘根本就不知道，不写就等于零。

很多道理，是通过写，最后才弄明白的。有没有灵感，有没有才华，也是经历过写作，经历过艰辛的劳动，才会知道。灵感和才华很容易骗人，也很容易耽误人。一个人，要想走文学之路，没有30万文字打底，什么话都免谈。

刚开始写作，因为是一张白纸，才华很容易发挥，灵感会像成群的蜜蜂一样，在头顶上乱飞。但是这些良好的感觉，并不能保证你是一个好作家。有过实际写作经验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最初的30万字完成起来并不是太困难，通常是写了30万字以后，写作上真正的瓶颈才刚刚出现。怎么才能进一步往下写，进一步写好，这才是真正棘手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创作仿佛一场赌博，要玩就玩一票大的。有人曾以唐朝的诗人王之涣为例，说王之涣一生就凭借《登鹳雀楼》和《凉州词》这两首诗传唱千古。其实，在《全唐诗》中，王之涣一共有六首诗，大家熟悉的只是这两首。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王之涣一生中，不可能只写了六首诗，光写六首诗，恐怕成不了什么诗人。这六首之外的诗，我们只是没有看见而已。写诗如此，写小说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如果只写了六个短篇，即使写得好，恐怕也很难成为真正的好作家。

未来的好作家和大作家，很可能会从网络作家中出现，理由很简单，优秀的作家一定是通过大量的劳动才会产生。网络作家最不缺的就是大量劳动。不过，网络小说的毛病是过于套路，不解决太俗和太重复的问题，是难有进步空间的。网上有许多写专栏文章的作者，他们的水平相当不错。可以说，现在最好的散文随笔，很多都是在网络上。网络作家的一个优点，或者说是一个强项，我们必须要承认，这就是他们经过大量的写作，缩短了从大脑到指尖的距离。我们平时所说的写作训练，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缩短这个距离。网络写作对写作的速度是有要求的，你需要不断地更新，要考虑吸引和抓住读者。因为你在不断地写，不停地写，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训练，写作行为就有可能变得很顺畅，不再那么艰涩。

文学从来都是被热爱文学的人所共有。我们既不要被所谓的灵感和才华所困，把文学捧到天上去，也不要过分地轻视，以文学去投机，而是保持一种平和心态，心平气和地去写作。千言万语就一句话，坐下来，开始写。

读书

本版责编 任飞帆
版式设计 沈亦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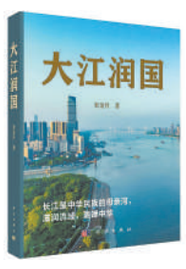
本版邮箱：dushu@peopledaily.cn

新书架



《长征：中华文脉的英雄乐章》，张树军、萧晟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立足中华文脉视角，系统梳理红军长征的历史进程，再现重要战役和历史转折，展现红军将士坚定的理想信念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揭示长征精神的深厚文化底蕴与时代价值。



《大江润国》，米金升著；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聚焦长江流域重大工程建设，全景展现长江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历程，诠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

辨认一个人何以成为自己

——《高贵的匍匐》读后

谢有顺

一个人，究竟以怎样的姿态度过自己的一生？对此，人物传记提供了一种回望的智慧，往往从一个已经完成的人生阶段回望其尚在展开之时，从一种已经确立的人生姿态回望其尚在形成之时。

在传记写作上要警觉两种倾向，一种是道德范畴的先验化，作者先决定主人公是何种道德上的楷模，再把人物一生的所作所为当作这种道德规范的脚注；另一种是生命历程的目的论化，作者因为知道主人公后来的思想与成就，很容易回到过去寻找征兆，把早年那些偶然、犹疑甚至岔路一概解释为伏笔，把变化一律写成从来如此。回望是传记不可或缺的目光，如何回望而不预设，写出人物的成长与人格的形成，考验着传记作者理解生命的能力。

钟兆云的《高贵的匍匐："龙芯之母"黄令仪》（以下简称《高贵的匍匐》）是一部用生命理解生命的传记。传主黄令仪少女时代怀有作家梦，晚年也曾想为自己的一生留下文字，想要把"一生中看到的、想到的写出来，留给后人"，留下一种"历史见证"，"定格一段岁月的赤诚"。只是年少的梦想与晚年的心愿一次次让位于国家使命、科研工作，直到生命终点，这本自传都未能完成。

《高贵的匍匐》接续了一场未竟的生命讲述。作者沿着黄令仪近90年的人生足迹，从战乱中的童年写到青年的求学，从投身中国半导体事业写到年逾花甲加入龙芯团队，又从科研现场进入她的家庭、亲情与晚年生活，在人生选择与时代变迁的交错中，探寻一个人何以成为自己。黄令仪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书名中的"匍匐"，是黄令仪回望过去时为自己选择的人生姿态，也是作者穿过将近90年的生命经历，从一个个具体的人生选择中辨认出来的精神姿态。

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生活只能被倒着理解，却必须被正着过。传记的目光是回望的目光，倒着理解，让传记作者能够从纷繁的经历中辨认出人生的脉络。但不能忘记的是，正着过的生活中充满偶然，诸多可能尚未收束，传记作者需要写出"当时"的开放性，而不是用"后来"的确定性覆盖它。少女时代的黄令仪曾幻想成为一名作家，也想过做土木工程师、地质工作者。一次探望老师时，梁汇全问她："那——电，你想过吗？"她"怔了怔，摇头"。这是一个有意味的生命时刻，一个后来把一生投入中国芯片事业的人，在这一刻还没有想过"电"。许多后来被标识为转折点的时刻，在发生之时，往往只是日常生活中一个不甚起眼的瞬间。作者带我们回到这样的生命时刻，也带我们走进传主此后兴趣的萌生、志愿的确立、道路的转折以及漫长科研生涯中的进退与起伏，让已经完成的人生重新呈现"当时"正在发生的样子。

传记是生命的延续。"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正如臧克家所写，一个人的生命终有尽时，他曾经选择的人生道路、形成的人生姿态，却能经由记忆与书写继续留在人间。这部传记所延续的又何止是一个人的故事。经由作者的回望，一个个属于当时的困惑与抉择、获得与失去被带到当下，一位位先行者在漫长岁月中的人生探索向后来者敞开。

人物传记之所以至今仍有活力，或许正在于它能够回望那些属于"当时"却仍然启示"当下"的人生，让一个生命所积累的经验越过有限的时间，抵达另一些生命。它承继生命精神，也传递创造人格、更新生命的力量。当一部人物传记写到生命的终点，问题又重新回到了每一个正在生活的人面前：一个人，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度过自己的一生？



《高贵的匍匐："龙芯之母"黄令仪》，钟兆云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